

中日新生代作家佳作集粹

居延

中日新生代作家佳作集粹

(日)桑岛道夫 主编

徐则臣
著

居延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居延 / 徐则臣著. —北京: 金城出版社, 2010.8

ISBN 978-7-80251-567-3

I. ①居… II. ①徐… III. ①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57441号

Copyright © 2010 GOLD WALL PRESS, CHINA

本作品一切中文权利归 **金城出版社** 所有, 未经合法许可, 严禁以任何方式使用。

居延

出版统筹 精典博维

作 者 徐则臣

责任编辑 雷燕青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印 张 10

字 数 195千字

版 次 2010年10月第1版 · 2010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 刷 北京德富泰印务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80251-567-3

定 价 28.00元

出版发行 **金城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11区37号楼 邮编100013

发 行 部 (010) 84254364

编 辑 部 (010) 84250838

总 编 室 (010) 64228516

网 址 <http://www.jccb.com.cn>

电子信箱 jinchengchuban@163.com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010) 64970501

日本读者是否需要中国当代文学

日本读者是否需要中国当代文学？如果需要，那么中国当代文学基于什么而为我们渴求？只有通过这样的追问，才会明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另一面。

第一个问题，其实未必需要答案。因为关注中国当代文学，或者是对中国本身持有兴趣，抑或是关心世界文学的新动向，这些都只局限于追求更高层次的文化思维。尽管如此，既然已经获得更高层次读者的关注，我认为有必要对后面的问题做深入考察。

为了使更高层次读者的形象更加清晰，我们在此暂时把思考范围局限于日本文坛。同时代颇受关注的作家当中，在此不得不提的即是残雪。芥川文学奖评选委员池泽夏树和已故的日野启三，对残雪追求现代主义之极致的前卫写作手法非常关注。但残雪的所谓“先锋”色彩，例如《黄泥街》中描述的荒诞舞台和导致“文革”的中国特殊时期文化之间的

关系，对日本读者来说是陌生的，因而难以明白中国文学的内核——如果安部公房还健在的话，一定会用锐利的读解给予我们提示。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大江健三郎对莫言的支持比较醒目。这是因为，大江想要以“四国森林”的神话题材来弥补日本当代文学想象力枯竭的缺憾，所以对于莫言以高密县乡村来重新构筑神话的尝试，拥有共同的感受。据说大江健三郎对阎连科也同样表示关注。但自从中上健次去世以后，像这种站在没有话语权的人的立场，对民俗及其生命力的写作表示关注的现象，已不如从前流行，对此我有些担忧。

在残雪之后，应提到的先锋作者是现任三岛由纪夫文学奖评选委员辻原登支持的格非，他亦多次被介绍到日本文坛。他们的自我怀疑以及过度重视修辞的“反小说”，可以说是现代主义的要素，而否定“历史”的方法属于后现代主义，但后现代主义的手法在日本文坛陷入了僵局。岛田雅彦文风的转变，则可作为它的象征。

卫慧的《上海宝贝》在日本引起巨大反响，与其说是由于文艺界的关系，莫若说是煽起了一般读者的偷窥欲，这是不可否认的。然而，她一边在空洞的子宫意识中，故意沿着传统魔女的形象探寻女性真正的自我，一边则利用“女子可畏”的吸引力，轻而易举地捕捉住男人的好奇心。此外，老上海给近代日本残留的印象，包括距离最近的“西洋”、鸦片，以及由种种期待、恐怖所交织成的“魔都”等，这些都

是其作品吸引日本读者的重要原因。

此外，我想接着对这次会议的主角——青年作家们稍作解说，但是由于开篇之疑问的关系，请允许我在这里，把参加过2006年“中日青年作家对话会”，并在日本文坛介绍过的中国作家——安妮宝贝、魏微以及张悦然作为重点进行介绍。

关于安妮宝贝，她参与上届会议的作品是《他她》，我有幸获得了其翻译机会，发表在日本最具影响力的文艺杂志《文学界》（2007年3月号）上面，获得广泛好评。文章通过简洁精练的文字，细致入微地描写了回故乡为父亲扫墓的女儿对宛如孩童的母亲的感慨、母女之间无法用言语表达的关爱、因悔恨和依恋而对父亲产生的与日俱增的失落感，阅读多少遍都会被感动。这部作品获得了追求言简意赅的日本文坛相关人士的高度评价。作者身体力行地实践了上届会议中她本人的发言，“有力的东西它一定是简洁的，并且能够深入人心，被流传”。它在《莲花》中已经得到了体现，既是她本人对人类生存的认识，也与现代主义的“记忆”问题相关联，不过，它不是存于理念上的，而是基于经验的理解。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安妮宝贝已经拥有独特的大家风范了。

关于魏微，在七十后的作家当中，我还未曾见过有像她这样，以不同社会阶层的人物为写作对象，对其内心进行最真实的描写的作家。好比其名作《异乡》，就高度契合主

题，详尽描述了主人公——小学老师许子慧——怀揣希望与梦想来到北京后的种种经历。她身在异乡，居无定所，节衣缩食，但是从未对在老家的父母有过任何抱怨，总是一副自信满满的样子。文中淋漓尽致地展示了现代小说的主流之一——教育小说中的“青春”、“从地方到都市”、“纠葛与成长”等要素。魏微那朴素、平稳的叙述，给予读者温和的享受，这也许是作者与社会的狂躁保持了一定距离的结果。此外，在严肃的话题中仍然能让人感觉到希望，这也是魏微的与众不同之处。人的存在虽然微不足道，但每一时每一刻的记忆则是不会被他人夺走的、独一无二的过去与回忆。能够坦诚面对当下不同社会阶层问题的魏微，无疑将在今后继续引导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的主流方向。

张悦然在上届会议中关于“小说是记忆的私生子”的发言，令人印象深刻，所以我也在《文学界》上介绍过她2006年的作品《誓鸟》。这部作品的舞台设定在近代以前的南洋，它以记忆为主题，描写了女主人公多舛的命运。小说具有一种凄美感，她的写作也因此达到了一个新境界。本文集收录的《红鞋》，讲述的是受雇于人的杀手在结束了女孩母亲的生命后，决定金盆洗手，带着她浪迹天涯的故事。原本无法互相容忍的男女主人公之间的关系究竟会怎样？虽然这种主题的文学作品一直存在，但是文章中的节奏感不停地演变，在她那震撼人心的描述里，可以感觉到作者深厚的写作功底。此外，2006年介绍到日本的《白骨精》文中的那种唯

美，在当代中国文坛并不多见。若张悦然的单本小说能在日本出版的话，想必日本青年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解读将会有很大改观。

另外，麦家、李浩、徐则臣、葛亮和崔曼莉等，许多活跃在当代中国文坛的青年作家，在此我就不一一赘述了，还是请广大读者充分享受阅读的乐趣吧。

最后，我衷心希望“中日青年作家会议2010”能够成为青年作家们展翅高飞的起点。

桑島道夫

出版说明

为搭建中日青年作家交流、沟通的平台，促进两国文学界的相互理解与友好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特主办“中日青年作家会议2010”。该会议由金城出版社和《作家》杂志社协办，后援方为北京精典博维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和日中文化交流协会。

与会中日青年作家的作品收入《中日新生代作家佳作集粹》，由金城出版社出版。

《中日新生代作家佳作集粹》收录了中日两国部分新锐作家的代表作。日方青年作家代表由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日本著名文艺评论家川村湊教授、田中和生教授、著名作家李维英雄教授、茅野裕城子女士、著名中国文学研究者和翻译家饭冢容教授、桑岛道夫教授联袂推荐选出，其中包括三名芥川文学奖获得者与两名芥川文学奖候补作者。这些作家的作品真实反映了日本当代青年的精神面貌

和生活状况，具有极强的时代性与本土性。中方青年作家代表则包括了茅盾文学奖获得者麦家、鲁迅文学奖获得者魏微、庄重文文学奖获得者李浩、春天文学奖获得者徐则臣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获得者张悦然等。

《中日新生代作家佳作集粹》所收集的主要是青年作家的作品，代表了两国青年作家对本国人文、历史以及现状的认知与思考，因此，《中日新生代作家佳作集粹》的出版必将促进中日两国青年相互了解、沟通和交流。

为了让中国读者更好地了解日本当代文学，在出版时，基本保留作品原貌，未对《中日新生代作家佳作集粹》作品内容进行大幅删减。作品中有些内容不符合中国国情，望读者在阅读时注意鉴别。

中国当代著名画家何水法先生喜闻《中日新生代作家佳作集粹》出版，欣然为之创作，将象征中国繁荣昌盛之牡丹和日本国花樱花合二为一，题为“万紫千红总是春”，寓意中日两国人民源远流长的友谊犹如百花盛开的春天，繁荣似锦。

出版者

2010年10月

目录

- 001 居延
- 065 长途
- 120 水边书
- 170 屋顶上
- 195 我的朋友堂吉诃德
- 218 纸马
- 232 伞兵与卖油郎
- 258 大雷雨
- 277 鹅桥

1

这段时间生意火得不行，要租的，要买的，每天几十号人打电话来找房子。唐妥、老郭和支晓虹忙得团团转，连吃饭和上厕所都得速战速决。总算遇到个下雨天，办公室里一下子安稳了。北京一年难得下几回雨，稍微下了点像样的雨，所有人都跟到了世界末日似的，发了疯地要从大街上逃掉，往单位跑，往家里跑，能不干的事尽量不干。老郭突然闲下来，有点不适应，一圈圈地转着圆珠笔，没事就往电话上瞅。支晓虹在涂指甲油，一边涂一边嘀咕，都疯了。不知道说的是谁。唐妥在QQ聊天，顺手就给朋友敲过去这几个字。朋友问：啥意思？唐妥敲：房价呗。敲完了又补上一句：买房的人。北京的房价这一两年的确是高得离谱，跟吃了伟哥一样，诡异的是，越贵大家越上赶着买，唐妥所在的这个分店一天最多成交七套

二手房。只能说是疯了。都疯了。

朋友：你这鸟人，得了便宜还卖乖，都不买房子你吃个屁。跟着是一个鄙视的表情，大拇指向下。

唐妥：我他妈累得连梦都做不动了。

朋友：正经的，哥们儿，你海陵人吧？

唐妥：不是，就在那儿念过大学。

朋友：一样。啪地传过来一个“寻人启事”，大意是，找一个叫胡方域的男人，说一口海陵味的普通话，四十六岁，一米七，戴黑框眼镜。寻人者居延，启事里居延还说，已寻多日，京城米贵，危难在即，希望老乡和朋友们搭把手。然后是联系方式。

唐妥：靠，尽给我找事，想我英年早逝啊。哪儿来的？

朋友：网上瞎转悠看到的，你们海陵人死光了？没一个站出来跟帖的。

唐妥：北京又不是海陵的首都，哪那么多海陵人。

还想接着聊，天晴了，都下午四点多太阳还是出来了。阳光一照，世界又乱了，大街上凭空长出来一茬茬的人。电话响了，跟着有人推门进来。唐妥赶紧关了QQ，上班时间聊天，原则上要扣半个月奖金。等一摊事忙完，唐妥早把寻人的事忘了。

两天后，晚上睡觉前唐妥随手翻当天的报纸，副刊上有人写了篇关于《桃花扇》的文章。看见侯方域的名字，他觉得脑子里冒出来一个似曾相识的东西，很抽象，说不出来是

什么，就歪着头想，想起了胡方域。第二天上班，唐妥忙里偷闲从QQ上找出聊天记录，记下居延的手机号码。据唐妥所知，海陵人在北京还真不是很多。半个老乡，能帮一点是一点。中午吃完饭他给居延打电话，竟是个女的。怯生生的声音，背景嘈杂，应该正走在大街上，风把她的呼吸声都吹得飘了起来。

唐妥说：“其实我也不知道能帮你什么。”

“你已经帮了，”居延很感动，鼻音都出来了，“在北京我谁也不认识，有个人说句话也是安慰。”

这么一说，唐妥自己都被自己感动了，一股豪情挡不住地从嘴里冒出来，“见面再聊，没准我真能帮上点忙。”

下午唐妥在店里正接待一个咨询二手房的客户，推门进来一个姑娘。这是十一月份，姑娘围了条小白碎花丝巾。她说：“唐妥先生在吗？”

唐妥抬起头，一下子没回过神。从来没有陌生的姑娘找过他。支晓虹咳嗽一声，说：“妥啊，耳朵不好使？”老郭在一边就挤眉弄眼地嘎嘎笑。唐妥想起来了，站到半截的时候，说：“你是，居延？”

居延下意识地退一步，说：“要不你忙，我过会儿再来。”

支晓虹说：“没事，他不忙。”又对唐妥说，“你去复印那两份合同，这位客户交给我了。”

这是他们常用的暗号，谁有事要先走，另外两个就说那

个去复印材料了，以防总店的领导突击来查岗。唐妥会意，但毕竟是个漂亮的女孩子来找自己，提前溜掉有点难为情。他就给他们相互介绍，这是支姐，这是老郭，这是我老乡居延。老郭说：“啰嗦，还不带老乡去复印。”唐妥就笑笑，随便抓了张纸在手里，示意居延跟着他走。

离下班还有一个多小时，他们去了海淀剧院斜对面的麦当劳。居延拿出一张照片，四十六岁戴黑框眼镜的男人胡方域。唐妥摇摇头，没见过。北京接近两千万人，一个人走丢了就如同一根针掉进了大海里。居延说：“我找了一个月零三天，嗓子都哑了。他是我爱人。”

唐妥看看照片又看看她，说：“你多大？”

“二十六，”居延说，脸突然就红了，“我们还没结婚。”

唐妥想，靠，跟我一样实在。很多朋友告诫过他，别问女人年龄，他就是记不住，一好奇舌头就自作主张。唐妥说：“我二十八。其实我在海陵就待过四年，大学毕业就再没回去过。六年了。”

“哦，”居延有点失望，开始把照片往包里装，“这几年海陵变化很大。”

“我记得城南有个体育场，破破烂烂的。”

“嗯，我家就在那附近。”居延眼睛一下子亮了，“我们经常去散步，那天他说去买包烟，就再没回来。你有烟么？”

唐妥掏出烟，麦当劳不准抽，居延捏着那根烟在鼻子前转来转去。因为那个体育场居延相信了对面的这半个老乡。那天晚上，他们俩一起散步，胡方域摸了半天摸出个空烟盒，他说去体育场门口的小店里买包烟就回来，居延就倚在跑道的栏杆上等。长跑的一老一少从她面前经过三圈、五圈、十圈，胡方域还没回来，打他手机，一直响没人接，居延想起来他手机扔在家里书桌上了。她回到家等，一夜，一天，两天，一周，她给她知道的与胡方域有关系的所有人都打过电话，也报了案，在报纸上登了寻人启事，一个月过去，杳无音讯。她想，真的去北京了。胡方域说过很多次，早晚去北京。她就来了。他丢的时候天还热，现在北京的早晚开始冷了，路两边的树叶子一片片往下掉。

“你想怎么找？”唐妥问。他请居延在麦当劳吃晚饭。

“我也不知道。”居延说，她茫然地看着窗外马路上堵得严严实实的一长串汽车，每个车主都在焦躁地摁喇叭，“北京太大，有点不知所措。”

他们一共聊了三个小时，没聊出多少有价值的东西。唐妥看得出来，那姑娘除了寻人的坚定决心之外，剩下的就是茫然和恐惧了。她说她来的时候什么都不怕，一肚子孟姜女式的悲壮。她没来过北京，不知道北京到底什么样，她知道电视上看见的北京算不了数。但她还是没料到是现在这个样子，如同陷进了无边无际的沼泽地。唐妥太理解了，他来北京四年，现在想到二环、三环、四环、五环依然犯晕。

临分手，居延问唐妥能不能帮她在附近租到房子，旅馆待久了实在住不起。最好离北大清华近点，胡方域说到北京时，提到最多的就是北大和清华，他是大学里的副教授。这也是居延下了火车就住在海淀的原因，她觉得胡方域可能会在附近出没。唐妥说：“没问题，我就是干这个的。”

2

租房子的事唐妥很上心，第二天上了班就看店里的房源记录。当然有，但要挑价廉物美的。有很多房主多年就靠房租吃饭，养刁了胃口，委托给房产中介公司时拼命地把价往上抬，他们清楚中关村这一带地皮金贵，随便在路边搭个棚子都能卖个好价钱。尽量是一居，单住。唐妥找了几家合适的打去电话，三两句话就被回了，都不愿意短租。要短租，价钱也贵得要死，还不如住旅馆划算。居延是没法长住的，没准明天找到了胡方域，那明天就可能退房走人，下个月找到下个月就走，也可能找了十天半个月没找到，一灰心中途放弃了。他给居延打了电话，她犹犹豫豫也不敢确定，“能知道啥时候找到那还用找么？”

忙活了一上午也没见眉目，午休时唐妥想起北大三角地，著名的三角地现在其实就是几块破宣传栏，上面的租房信息比较多，尤其是活租，只要钱跟得上，爱租多久租多久。因为来北大进修、旁听的人太多，一茬茬跟吃流水席似